意境之美 豪情壮怀

■邓一非

文化视界

意境是指文学作品借助形象所表达的深层意蕴、开辟的审美境界。王昌龄在《诗格》中说:“诗有三境,一曰物境,二曰情境,三曰意境。”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道:“词以境界为最上。有境界则自成高格,自有名句。”我国古代军旅诗词通过描写边塞景观、战事和戍边将士,呈现雄浑壮阔、豪情壮怀的意境之美,透射出“神于诗者、妙合无垠”的独特艺术魅力,撞击心灵、启迪思想、砥砺意志。

一

意境是情与景、意与境的高度统一。军旅诗词善于借边塞苍茫寥廓的奇异景致,表达诗人由景入境、情随境生的思绪,展现苍凉而悲壮、孤寂却豪壮的意境,尽显“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”的诗境追求。

“征蓬出汉塞,归雁入胡天。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。”王维在出使边塞途中触景生情,写下《使至塞上》,以一“出”一“入”形象道出路途之遥远、赴边之艰辛,以一“直”一“圆”描绘塞外之寥廓、景色之壮美。情景交融、气象恢宏的意境,表现了诗人的豪迈情怀和对戍边将士的深深敬慕。从“笳悲马嘶乱,争渡金河水”到“日暮沙漠陲,战声烟尘里”,从“都护军书至,匈奴围酒泉”到“关山正飞雪,烽戍断无烟”,从“绝域阳关道,胡烟与塞尘”到“三春时有雁,万里少行人”,王维擅于以极富画面感的景观描写,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,构设“诗中有画、画中有诗”的审美意境,让边塞诗更具艺术感染力。

“明月出天山,苍茫云海间。长风几万里,吹度玉门关。”李白的《关山月》一诗,以鸟瞰天地的视角、雄阔畅达的笔触,描绘边关皓月当空、云海苍茫、长风万里的景象,发出“由来征战地,不见有人还”的慨叹,倾诉“戍客望边邑,思归多苦颜”的情愫,所观所感、所思所想皆由情发,意境高远壮美、真切深沉。

岑参的“瀚海阑干百丈冰,愁云惨淡万里凝”,祖咏的“万里寒光生积雪,三边曙色动危旌”,李颀的“野云万里无城郭,雨雪纷纷连大漠”,高适的“千里黄云白日曛,北风吹雁雪纷纷”,以边塞的独特景象衬托征戎的异常艰辛,景中生情,情中含景,意境雄奇壮阔。王之涣的“黄河远上白云间,一片孤城万仞山”,王昌龄的“青海长云暗雪山,孤城遥望玉门关”,范仲淹的“四面边声连角起,千嶂里,长烟落日孤城闭”,“孤城”这一典型边塞意象融入诗人的主观情思,渲染了悲壮豪迈的气氛,营造出蕴藉生动的意境。

二

意境贯穿着独具慧眼、立意新奇的艺术想象。军旅诗词善以别开生面的奇思妙想,拓展诗意表达的感染力,虚实相成,出奇制胜,别具神韵,开掘了金戈铁马、纵横疆场的意境之美。

“北风卷地白草折,胡天八月即飞雪。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在岑参笔下,寒风凛冽的塞外飞雪变成了春风荡漾、梨花满枝的壮美奇景,这是超凡的想象力创设的浪漫意境。“火云满山凝未开,飞鸟千里不敢来”是云蒸霞蔚的火山云之奇,“蒸沙烁石燃虏云,沸浪炎波煎汉月”是热气蒸腾的热海之奇,“今夜不知何处宿,平沙万里绝人烟”是瀚海连天的大漠之奇。岑参擅于从“奇”着笔描写奇异多姿的边塞风光,烘托“逐虏西逾海,平胡北到天”的豪情壮志,以奇表意,奇而入理,彰显想象无涯、意味无穷的艺术魅力。

“黑云压城城欲摧,甲光向日金鳞开。角声满天秋色里,塞上燕脂凝夜紫。”李贺在《雁门太守行》一诗中,以超乎寻常的艺术想象,渲染敌军压境、紧张危急的战场气氛,刻画号角连天、血光四溅的战地景况。“霜重鼓寒声不起”的拼杀、“提携玉龙为君死”的气概,情感充沛,意境雄浑,呈现了一幅色彩斑斓、惊心动魄的边关征战图。“僵卧孤村不自哀,尚思为国戍轮台。夜阑卧听风吹雨,铁马冰河入梦来。”年近古稀的陆游壮心不已,就连深夜的风雨声也幻化为战马嘶鸣、横戈疆场的梦境。巧妙运用“痴情化梦”的手法,让心灵之境乘着想象的翅膀穿越神游,抒发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的壮志情怀。

王维的“叠鼓遥翻瀚海波,鸣笳乱动天山月”,李白的“欲渡黄河冰塞川,将登太行雪满山”,令狐楚的“弓背霞明剑照霜,秋风走马出咸阳”,苏轼的“会挽雕弓如满月,西北望,射天狼”,辛弃疾的“醉里挑灯看剑,梦回吹角连营”“金戈铁马,气吞万里如虎”,写景遣怀,兴象高远,构思奇妙,营造了出神入化、豪气干云的诗境。

三

意境是以生命律动为本质特征的形象化表达。军旅诗词善于通过塑造生动鲜明、神采各异的人物形象,寄情于人,借人抒情,展现志枭逆虏、疆场称雄的意境之美。

卢纶的《塞下曲》,生动刻画了极富传奇色彩的将军形象。“鹫翎金仆姑,燕尾绣蜚弧。独立扬新令,千营共一呼”是威风凛凛、率部出征的场景,“林暗草惊风,将军夜引弓。平明寻白羽,没在石棱中”是机敏果敢、神勇无比的写照,“月黑雁飞高,单于夜遁逃。欲将轻骑逐,大雪满弓刀”是顶风冒雪、追歼敌寇的激战。字里行间动感十足、充满张力,如观其景、如临其境,落笔传神、扣人心弦。

“百战沙场碎铁衣,城南已合数重围。突营射杀呼延将,独领残兵千骑归。”李白运用白描写法,聚焦细节,画龙点睛,让久经沙场、临危不惧、骁勇善战的战将风采跃然纸上。“三戍渔阳再渡辽,辟弓在臂剑横腰。匈奴似若知名姓,休傍阴山更射雕。”张仲素生动刻画了镇守边关、所向无敌的猛将英姿,若闻其名定会让敌人心惊胆战、望风而逃。“鹊血雕弓湿未干,鹎鹅新淬剑光寒。辽东老将鬓成雪,犹向旄头夜夜看。”卫象以独特的视角描写一位戍守边关的老将,充满老当益壮、忠心卫国的精气神,情境逼真,真切感人。“一身能擘两雕弧,虏骑千重只似无。偏坐金鞍调白羽,纷纷射杀五单于。(王维)”“单于衣锦日行兵,阵头走马生擒得。幽并少年不敢轻,虎狼窟里空手行。(李廓)”两首诗运用夸张的手法,描写青年军人艺高胆大、威猛彪悍的神采,洋溢着有我无敌、建功疆场的战斗激情和必胜信念。

四

意境之美,更深层次地体现在情感的升华、精神的礼赞。军旅诗词充溢“家国哀千古,男儿慨四方”的大忠大爱之情、“捐躯赴国难,视死忽如归”的赤诚弥坚之志,闪耀着以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为魂魄的民族精神之光。

“秦时明月汉时关,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,不教胡马度阴山。”王昌龄这首《出塞》思古慨今,颂扬戍边军人舍家报国的高尚品格,铮铮誓言,气贯长虹。“葡萄美酒夜光杯,欲饮琵琶马上催。醉卧沙场君莫笑,古来征战几人回?”王翰这首《凉州词》气势奔放,盛赞将士们勇赴疆场、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精神,情绪酣畅,荡气回肠。“靖康耻,犹未雪;臣子恨,何时灭?驾长车,踏破贺兰山缺。”岳飞这首《满江红》慷慨激昂,抒发报仇雪耻、重整河山的壮烈情怀,荡人心魄,催人奋进。这些犹如战斗号角的诗词名篇,成为千古传诵的豪歌。

杜甫的“安得壮士挽天河,净洗甲兵长不用”,反映了对以强兵止战的深邃思考;文天祥的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,体现了大义凛然、身死为国殇的气节风骨;戴叔伦的“愿得此身长报国,何须生入玉门关”,表达了舍身赴死的拳拳报国之心;张家玉的“裹尸马革英雄事,纵死终令汗竹香”,彰显了以死明志、流芳后世的英雄情怀;黄景仁的“男儿作健向沙场,自爱登台不望乡”,抒发了不甘平庸、向往建功立业的坚定志向。这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和崇高精神气度的生动写照,为我们砥砺爱国心、报国情、强军志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。

一瓣心香

暖暖的目光

■王明洪

父亲老了。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,我非常难过,心里空落落的。

那日,我假期结束即将归队,父亲整个上午都显得坐立不安。等到下午我要离家时,他忍不住拉着我的手说:“咱家有自行车,我送你去车站吧,就像小时候一样。”父亲的话语很轻很轻,一出口仿佛就融化在空气里。我对父亲突如其来的要求感到诧异,看到他渴求的目光躲躲闪闪,我点了点头。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,把珍藏多年的自行车从库房推出,擦拭车身、链条上油、轮胎充气,样样做得仔细。

收拾完毕,父亲骑自行车载着我去车站。自行车有些年头了,随着车轮的转动发出一串串“嘎吱嘎吱”声。不经意间,父亲低沉的喘气声传入耳中,如同一枚枚尖锐的钢针,刺痛我的神经。父亲真的老了,我的心头掠过一丝悲凉。我要下来载他,他说什么也不肯:“我没老,还能载动你!”为了证明自己说的话,他把车轮蹬得飞快。

“这条路,以前咱们经常走,还记得吗?”父亲悠悠说道。对我来说,周围的模样说不上熟悉也谈不上陌生,随风飘散的流年往事在脑海里一幕幕浮现。

那些年,家中贫困,父亲在农闲时节不得不到县城工地干活,挣些零钱贴补家用。我在县城上学,父亲常常骑自行车送我去学校。很多同学都是自己乘公共汽车上学,也有父母开车来送的,我不想让同学们看到我的寒碜模样,每次坐在自行车后座上,都会把头垂得很低。一路上,父亲自说自话,满心欢喜,而我只是有一句无一句地应答。他感觉到我的冷漠,慢慢就不再言语。

离学校大门还有200米左右,我就迫不及待地跳下车:“爸,你回去吧!”父亲点点头,讪讪地说道:“也好,我在这儿看你进去。”我对父亲的话不予理睬,径直向学校走去。有好几次,我无意间回头,看见他立在原地,暖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。当我的背影融进人群难以寻觅,他才依依不舍地骑自行车离去。有一次,我刚走几步,他似乎想起来什么,快步追了上来,气喘吁吁道:“这个月工资还没发。这是50元,你先拿着。家里有我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……你安心上学!”接过带着体温的纸币,我的心头五味杂陈。

高中毕业后,我走上参军的道路。电话里,父亲牵肠挂肚,有嘱咐不完的话。直到我提醒他“爸,我得去忙了”,他才不舍地挂掉电话。我参军在外,姐姐出嫁,原本热闹的家一下子冷清起来。我知道,父亲的心需要我用爱去抚慰,但我带给他的温暖微不足道。

“马上要到黄土坡了。记得这里以前有片竹园,现在也没了。”父亲的语气里有些失落。我能感受到他的吃力,于是从后座跳下来,坚决要骑车载他。看我再三坚持,他同意了。父亲的体重很轻,我骑得很慢。流年似水,这条路或深或浅的车辙,承载了一个父亲多少期许和关爱。

夕阳西下,父亲送我到进站口外。我让他早点回去,他说要看着我进站。我提着行李经安检进站后,再回头,看到父亲依然立在原地向站内张望,没有要离开的意思。

我一直好奇,这些年父亲目送我离开时,都在想些什么。这一天,在这个小小的火车站,看到来去匆匆的旅客,还有那些挥手告别的人们,我忽然明白,父亲的爱从未走远,每一次的目送,是送我向远方奔去,也是在等我从远方归来……

军人的眼泪

■伍会娟

军旅点滴

军人的眼泪有多种,想家的、委屈的、不服的、高兴的,等等。有的与常人别无二致,比如想家的眼泪。大家离家千里,从无拘无束的自由到直线方块的约束,从父母在身边嘘寒问暖到连排班作息规律的集体生活,想家难免,掉些眼泪也属人之常情。

到了军营,服从命令听从指挥,不能随心所欲,这样不对那样不行,加上班长要求严格,个人想法再多只能憋着,于是便觉得委屈。眼窝子浅的,当场就能落泪。这便是委屈的眼泪。有的委屈能说个一二三来,有的委屈或许无从说起。当初不就是觉得军装在身英姿飒爽、一招一式有板有眼、训练场上流血流汗咬牙坚持很酷才要走进军营的吗?向往已经实现,还有什么委屈可言?

能说出来的委屈往往间杂着不服。一名合格兵的养成,少不了锤炼、敲打,自然也就少不了疼痛和眼泪。你以为你是对的,偏偏挨了批评,是不是不服?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,训练成绩人家第一你第二,是不是不服?不服的时候可能会流泪,流出来也好,眼泪是在助你拔节成长。等到再回头看,才发现自己原来已经进步了。

军营生活难免闹出笑话,大家什么时候说起来都能笑得手舞足蹈。记得当年新训时,早上一起床,上铺战友总是迷迷瞪瞪、慌慌张张地向下铺的我要腰带,因为腰带在半夜被她踢了下来。黑咕隆咚出早操的时候,别人都能绕过去的停车桩,她睁着大眼睛就往上撞。每次见面,大家都要提这些往事,一遍遍讲,也一遍遍笑,每次都能笑出眼泪来。这种眼泪只有一起经历过,才能体会。

除此之外,军人还有高兴的眼泪、激动的眼泪。训练场上拼杀过后争得冠军,大家齐心协力完成一项任务,抗震救灾中救出一名老百姓,都可能让人激动不已、忍不住落下泪来。这个时候,我愿意把泪水和汗水合二为一、混为一谈,因为这是努力拼搏过后的畅快,是一名军人在极限状态下所爆发的豪气与力量,是舍身忘我抢救生命看到的希望与光芒。

还有一种眼泪,只在退伍季才会出现,那就是战友们分别时的眼泪。不管是留队的还是离队的,无论是战士还是干部,大家都依依不舍、留恋万千。从前种种皆为过往,此后天南海北都是挂牵,这份战友情谊无可比拟。

千秋胡杨(油画) 朱志斌作

在无悔的旅途上锤炼诗行

——读诗集《掠过弹孔的风音》

■闫缜尔

新书速览

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它——东来的诗集《掠过弹孔的风音》。对他在后记中提到的“三级跳”创作体认,我是完全赞同的。阅读他成长的诗歌,感悟他跃升的体验,我也试着跳跃一把,感受一番他的诗境。

读《掠过弹孔的风音》,我感受到诗人独特的自我状态。首先吸引我的是关于鲁迅的一组诗。“小时候,你像磁铁一样吸住我的心/常常以为你不是凡人/长大以后,你仍像谜一样吸引我/看来你真的不是凡人……我不知道,你哪来的才气/我知道,你哪来的勇敢(《三味书屋的座椅》)”“我,端详它黑色、带棱角的字/如一个个冒着火星向前滚动的车轮/与谁相遇都会擦出火来(《鲁迅的书稿》)”——阅读这些诗行,不由得使你洗刷历史的尘埃,洗尽岁月的铅华,洗去浮躁的光影,洗涤被欲望压弯了腰的“小我”;一个跨越时空、昭然于世的“大我”呈现在眼前,一种思想伟力浸透在字里行间,催生出奋进向上的力量。

要让正能量化作大能量,这是诗歌的力量、文字的力量、思想的力量。在《古轩亭口》这首诗里,诗人凭吊在此就义的秋瑾烈士:“而你,把生命与国运捆在一起/仅凭你的才貌德行,本是名媛淑女/你可以如林徽因,可以如陆小曼/可以如张爱玲,也可以如杨绛/但你还是做了一回自己/秋天的美玉、注定不朽”。在诗人的创作中,唯有不断地将小我升华成大我,由忘我达到无我的境界,才能自成标格。而这种创作境界,离不开对历史的钩沉,更离不开对现实的观照。

品《掠过弹孔的风音》,我感受到诗人昂扬的战斗姿态。“寒来暑往,花开了十载/斗转星移,天寒了十年/达摩面壁修得了正果/我等待水滴石穿/生命开裂时的阵痛啊/只需一点火种,就能把春天点燃(《十年》)”,战斗,就要有十年磨一剑的气概,要有达摩面壁的精神。不只有流血牺牲,很多时候,战斗就是一种坚守。

“月下的白马,不言不语/你可是唐僧西行的坐骑/取经回来,为何还在这里/你亭亭玉立/让我以为你有未了的尘缘/是否还要马踏飞燕,蹄印留香(《月下的白马》)”,月下的这匹白马,原来就是诗人战斗的坐骑。“月下的白马,一地如水的月光/你可备好了鞍,饮足了水/让我带你回家/你要想好,一旦驰骋起来/便没有故乡,没有思念,没有归期”,在纷扰的世界上,要做一往无前的战士。战士不是没有故乡,因为远离它,它才是故乡;因为要去战斗,所以必须斩断与它的脐带。战士不是没有思念,因为有了思念,才会毅然决然;因为要去战斗,所以必须斩断与它的牵连。战士不是没有归期,因为要去战斗,所以必须忘却它,才能做到心无旁骛。

从东来的诗篇中,我看到了他的战友,看到了一个群体战斗的队形。“我无力托举起这个轻如蝉翼的天空/尽管它没有重量,却山一样沉重/眼在流血,流血又有何用,我是男人/我苟且偷生,青春就这么陨落了/轻如蝉翼,又重于天空之下的尘埃(《悼,一个轻如蝉翼的女子——纪念光荣牺牲的女飞行员余旭》)”,一名光荣牺牲的女飞行员,在诗人的心里树起一座英雄的丰碑。“走出月光,站成一棵初冬的树/只是笔直的躯干/弯曲不下,甚至少了诗意/拒绝弯曲的、北方的白杨树/那是真正的战士(《站成一棵树的样子》)”,以意托物,以物寓情。月光下,守卫着边疆、像一棵树一样整齐列队的战士,在诗人的心里铸就摧不垮的信念。“那枚弹壳,我说的是当年的英雄/植入弹仓的是觉醒的手指/不让‘共产主义的幽灵’只在‘欧洲游荡’/喷射出一腔热血,直扑旧阁楼的花翎顶戴/民族站起来了,把自己投入熔炉/锻造新的青铜时代,镰刀斧头一碰/烈火便在原野上盛开(《我于南昌城下拾起一枚锈紫的弹壳》)”,战斗的精神蕴藏在红色基因里,一枚锈紫的弹壳在诗人的心里荡起一片“铸剑为犁”的花海。

“这是上甘岭的石头/上面有无数历史之旅的魂灵/经过浴血包裹、刀耕火种/蕴藏生命涅槃,见证过大义从容/天与地浇铸,血与火凝成……战争史上,许多场景如过眼烟云/但上甘岭上那场决死拼杀/似一场无法下线的视频,战史留名/那儿有被断骨刺破的时空/有被精神洗净的山峰(《我有一块上甘岭的石头》)”,“落在我的手中”一块非凡的石头,见证了一段英雄的历史,凝成一座战斗的丰碑。“父辈曾在轰炸声中走过铁桥/桥上至今附着雄赳赳气昂昂的音符/风萧萧兮一去不返的影像/定格在钢筋铁骨托起的夜空/比江水更迅猛奔涌的鲜血/让此岸的银杏、彼岸的金达莱/血中有泪,泪比血红(《掠过弹孔的风音》)”,英雄赞歌,气壮山河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,我们都要锻造舍生忘死、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。

听《掠过弹孔的风音》,我感受到诗人畅意的自由生态。这种自由生态,首先是人情感的自由抒发,在亲情、爱情、友情、人情的交织中舞蹈。“清明到了,每到流泪的季节/总见老爸抚琴入梦,弹醒我敏感的心弦/哪怕关闭心灵的窗子,把思想深埋于地下/也挡不住无孔不入的浸染(《老爸如果有灵,请让喜鹊飞上栏杆》)”“妈妈我错了,人生其他都很重要/但孝顺不能等待,要做好当下/不让您在夕阳西落时,把爱苦苦等待(《妈妈,是我错了》)”,诗人写的是自己的父亲母亲,也写出了天下所有人对父母亲的共鸣共情。这是人间最美好的至情,是人生固有的生态。掩卷沉思,不觉泪目。

“一种声音总在夜深人静时降落/那是天上的声音,远方的声音/是早已夷为平地,散在风中/淹没在荒郊野草,墓碑上的声音(《故乡,今天我踏浪而来》)”,那是叶落归根的声音,是故乡了无痕迹的声音,却是“割舍不掉的命啊”!人生畅意如此,不负华年,诗与远方把生之自由高高托起,又轻轻放下,像是穹庐之下曼妙的华尔兹。

独特的自我状态、昂扬的战斗姿态、畅意的自由生态,我以为,这就是诗人在无悔的人生旅途上,锤炼诗行实现“三级跳”的节奏。希望诗人伴着这样的节奏,在“文以行立,行以文传”的创作实践中,更加行稳致远。